



文津閣《四庫全書》封面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文津閣《四庫全書》裝潢與裝幀述略

董蕊

乾隆皇帝諭令纂修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在成書後的兩百多年裡，對四庫的研究多集中在版本學、纂修情況等方面。本文通過對現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實物的全面調查，結合相關史料記載，探討其書衣裝潢、書冊裝幀的特點、用途、功能及設計理念，以期成為清代宮廷書籍裝幀藝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乾隆時期編修的《四庫全書》，以其保存文獻之多、涵蓋門類之廣，在中國典籍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部盛世巨帙在修成至今的兩百多年間，歷經坎坷曲折。修成之初的七部《四庫全書》，如今已佚存參半。現存放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一部是當年存放於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本。文津閣本成書於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十一月，於乾隆五十年三月運往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在

文津閣度藏近一百三十年。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清政府為籌建京師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允准調撥文津閣《四庫全書》。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底，全書自承德啟運，一九一四年一月初到京，暫存故宮文華殿，一九一五年，由京師圖書館正式接收。隨著京師圖書館的改名易址，全書曾多次搬遷。二〇〇八年九月，遷入中國國家圖書館新館二期稽古右文廳。

文津閣《四庫全書》是現存最為完整，並且是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全書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存放於六千一百四十四個木函中，共用約七億字抄寫而成，約二百三十萬葉。規模如此龐大，但其作為清代宮廷書籍的裝幀標準並未因此而降低。用料考究，匠心獨運。既具有清代宮廷書籍裝幀形式的共性，也別具特色，可為中國古籍裝幀藝術史的研究提供範例。（註一）

## 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書衣裝潢

### 一、書衣顏色

書籍的封面顏色不僅具有裝飾的作用，還具有象徵意義或實用功能。如，黃色作為帝王之色這一封建禮制

從宋代沿用至清，象徵帝王的至高無上及「欽定」之書的權威；又如深藍色的磁青紙與書籍中嚴肅、哲理性強的內容特色相得益彰。

《四庫全書》作為官修書，其裝飾色彩也是「欽定」的，有其特殊內涵。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二），四庫館開館不久，四庫館臣即考慮到所收書籍數量繁多，為便於區分與查閱，在制定辦理章程時就將封面裝潢的問題考慮進去了，提出了書冊封面採用四色裝潢的建議，並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乾隆皇帝在《御制詩五集》卷十七《文津閣作歌》中寫到：

浩如慮其迷五色，摯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子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盡藏黑其位，如乾四德歲四時，各以方色標同異。

經部居群籍之首，猶如新春伊始，著以青色；史部著述浩博，如夏之熾，著以紅色；子部採擷百家之學，如同秋收，著以白色；集部詩文薈萃，好似冬藏，著以黑色。經、史、子、集四部分別飾以象徵四季的四種顏色，既美觀，也便於區分。而

《四庫全書總目》因系全書綱領，故「用黃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軸森然，益昭美備。」（註二）

從現存文津閣《四庫全書》來看，與原定規制不盡一致，經部是綠色（根據《中國的傳統色》色譜對照，介於C170淺草綠與C175蔥綠之間），相對於青色，綠色更能象徵春天萬物復蘇欣欣向榮的特點；史部是紅色（根據《中國的傳統色》色譜對照，接近C39象牙紅），與預先設定一致；子部是藍色（根據《中國的傳統色》色譜對照，接近C253毛月色），雖與原定的白色相去甚遠，但靜謐淡雅的藍色與秋高氣爽之境相和；集部是銀灰色（根據《中國的傳統色》色譜對照，介於C220暗灰與C244水貂灰之間），灰色與原定的黑色較為接近，同時灰色中帶有的白色成分也象徵著冬天的銀裝素裹為來年的豐收積蓄能量，與「冬藏」的理念一致。不僅是文津閣本與原定規制略有差異，七閣全書之間也不盡相同，但都大致符合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設計理念。這種以顏色區分類別，古時即有先例，是



文津閣《四庫全書》覆勘紀錄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區別之用而非禮制之意。

## 二、書衣材質

內府刻書常將綾、錦、絹、緞等貴重織物用於書衣，同時，根據用途不同，裝潢要求還有明顯的等級差異：「呈覽本、陳設本為上，賞用本次之，通行本為下。」（註三）《四庫全書》作為陳設本，在制定辦理章程時即提到裝潢事宜：

將書樣呈覽，俟欽定後，即將應用各色素絹行文該織造處如式織辦備用。（註四）

絹是由經緯線一上一下相間交織而成，先染色後織造。品種有素絹、織金絹、叢花絹、天香絹等。素絹沒有

花紋，表面細密平整。質地輕薄，卻又挺括堅韌。《四庫全書》書衣採用素絹，不僅符合宮廷書籍華貴典雅的特徵，同時也便於翻閱與存放。正如有學者研究指出，與採用硬質封面的《永樂大典》相比，綿軟柔和的絹面與內置書葉更具親和力。

## 三、題簽版式

書衣上的題簽為雕版印刷的黑色板框，四周雙邊，外粗內細，內框尺寸縱二二，橫三·五公分，外框尺寸縱二三，橫四·五公分。簽內頂格抄寫「欽定四庫全書」，其下小字雙行自右向左依次抄寫部類、書名、卷數。「御製」或「欽定」之書，則部類降兩格，書名抬寫，以示恭敬。同時將「御制序、上諭」等抄於書名之下。

題簽位置都位於書口方向。通常書口在左，題簽置於書衣左上方。但滿漢合璧的書冊，則沿用滿文由左向右的書寫習慣，書口即位於右側，題簽也置於書衣的右上方。如《御制三合切音清文鑒》、《翻譯五經四書》都屬此類情況。

翻開書衣，粘貼於護葉右下角的

## 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書冊裝幀

### 一、裝幀形式

清代書籍常用的裝幀形式有蝴蝶裝、包背裝和線裝。蝴蝶裝因書葉向內對折，書葉背面版心處用漿糊粘連而不損原書，但翻閱時每翻兩頁就會出現兩個空白頁，同時版心易於脫落。包背裝改變了蝴蝶裝版心向內的形式，書頁向外對折，版心處於書口位置，用紙撚於書葉空白邊穿訂，然後用紙或絹帛將書冊前後連同書腦包裹而成，因此不會出現無字頁面。線裝的折疊方法與包背裝相似，但不用整張的紙作書皮包背，而是在書的前後各用一張同樣的紙作書皮，然後鑿孔穿線而成，結實耐用而且便於修補重訂，但外觀比較樸拙，不甚美觀。

四庫館臣經過權衡各種裝幀形式的利弊，同時借鑒《永樂大典》的黃綾包背裝形式後，決定採用介於蝴蝶裝和線裝之間的包背裝形式。既比蝴蝶裝結實耐用，又比線裝美觀典雅。同時，考慮到《永樂大典》碩大、硬挺的封面不便翻閱，以及易造成內文葉面的脫落。於是，與《永樂大典》

不同的是，採用了軟質書衣。《四庫全書》將各種裝幀形式揚長避短，既保護了書籍又將宮廷修書的宏大、莊嚴的氣氛烘托出來。

### 二、書籍紙張

內府書籍均採用上好的紙張印製，主要有開化紙、太史連紙、將羅紙等。開化紙產於浙江開化縣，紙質上乘，武英殿刻書多用此紙。

現辦四庫全書，俱用金線榜紙，若添寫三分，仍照前項紙色，恐致牽混，且恭釋諭旨，此書分貯各處，許多士編摩謄錄，在於廣布流傳，與天府珍藏，稍有不同，擬用豎白太史連紙刷印紅格，分給繕寫，以示區別。（註七）

從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看，質地細膩潔白，綿軟且有韌性。古法造紙的用料與工藝都為「紙壽千年」提供了必要條件，北四閣本所用紙質更為上乘，所以雖已歷經二百多年，依然潔白如新。唯有天頭地腳出現了點點黃斑，尤以集部最為明顯。有專家推測，是空氣中的某些物質使紙張發生氧化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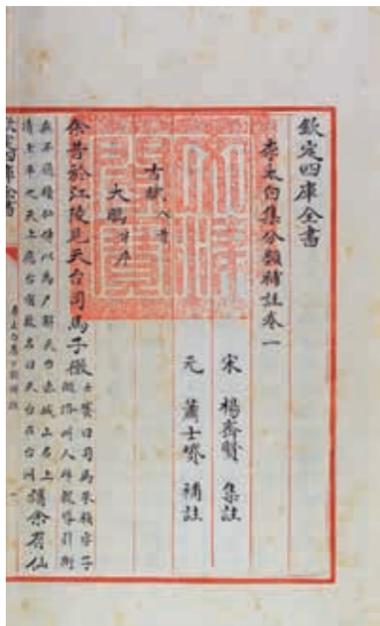
黃色簽條極為醒目，尺寸約為縱七·五公分，橫二公分，內容為「臣紀昀覆勘」、「詳校官十官職十姓名」，主要記錄了《四庫全書》的覆校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五月，乾隆在避暑山莊翻閱文津閣本時發現多有訛謬之處，於是諭令「隨從熱河之阿哥及軍機大臣並部院隨出之阮葵生、阿肅、胡高望、嵩貴、吉夢熊再行詳加校閱改正。」（註五）但全書僅校閱了三分之一，便隨著乾隆及扈從諸臣回京而暫告中止了。文津閣本的初次覆校引發了文淵、文源二閣全書的大規模校閱工作。直到乾隆五十二年十月，文淵、文源二閣全書校閱完畢，紀昀才帶領覆校各員前往避暑山莊開始了文津閣本的續校工作。參照以上二閣覆校章程，「凡各官校勘之簽，均由彭（元瑞）、金（簡）過，送交永（璿）、劉（墉）、金（簡）另派委員登記冊檔，挖改後再行照檔銷簽，並於書前副頁下粘簽注明詳校官恭閱銜名。」（註六）紀昀總司文津閣本的覆校工作，因此，每種書的第一冊上都粘有「臣紀昀覆勘」的黃色簽條。

### 三、開本與版式

文津閣《四庫全書》開本大小約為縱三二·七公分，橫二〇公分，版框尺寸約為縱二二·三公分，橫一五·三公分，天頭約六·八公分，地腳約二·八公分。對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文津閣本的測量結果顯示，每冊尺寸都略有差異。北四閣本的開本及版框尺寸基本一致，但為了體現南北閣書的等級差別，南三閣本尺幅小於北四閣本。

四庫館開館初期，館臣即制定了詳細的繕寫章程。先將朱絲欄印製在紙上，再由謄錄監生抄錄文字。四周雙邊，白口，紅色單魚尾，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小字。具體抄錄格式有嚴格規定，所有繕寫各書，均按提要、正文的順序抄錄。「每卷首行寫『欽定四庫全書卷幾萬幾千幾百幾十』，下注『經部』、『史部』字樣。次行方寫本書名目卷次。」但在實際繕錄過程中，四庫館臣提出「首行卷數此事難以預定，騰寫時暫空數目字樣，統俟編輯告成後再行填補。」據文津閣本所示，每卷首行或寫「欽定四庫全書」，或寫「欽定四庫全書卷」，均無總卷



文津閣《四庫全書》卷端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數。蓋因全書卷帙浩繁，又屢經抽改撤換，因而卷數最終未能填補。

以全書首部書《經部·易類·子夏易傳》為例：

提要首頁

第一行	(頂格)「欽定四庫全書」
	(下空五格)「經部」
第二行	(降一格)「子夏易傳」
	(下空七格)「易類」
第三行	(降兩格)「提要」
第四行	(降四格)「臣等謹案：」
	(提要內容)

正文首頁

第一行	(頂格)「欽定四庫全書」
第二行	(降一格)「子夏易傳卷一」
第三行	(降兩格)「周易」
第四行	(降三格)「上經乾傳第一」
第五行	(頂格)乾卦的具體內容，其後降一格為其解釋

寶」(九·六平方公分)，卷末依次鈐「太上皇帝之寶」(九·七平方公分)、「避暑山莊」(一〇·七平方公分)，均為小篆朱文方印，邊框寬一公分。璽印全部以上等印泥鈐蓋，雖年代久遠，仍光豔如新。每方印璽上都蓋有一張一二·五平方公分的白棉紙，以保護書葉不被浸染。

「文津閣寶」、「避暑山莊」兩方印璽均代表存放地點，與其他閣書以示區別。據「嘉慶八年四閣全書及續三分全書用寶情形單」(註十)所示，僅有文津閣本鈐有「太上皇帝之寶」璽印。此印刻於乾隆歸政之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九月初三，在乾隆即位周甲之年，宣佈立皇十五子顥

所抄錄內容如系「御定」之書，「每卷首尾及每頁板心俱加增『御定』二字，三抬繕寫」；「若古書未經改修，惟蒙御制序文刊刻者，如《三通》之類，均不加『欽定』字樣。」(註八)此外，為節省紙張，原書子目及序跋大多不錄，唯有經乾隆題詠或「御批」的書籍，則將有關詩文、御旨冠於書首。

版心中的文字也同樣遵照抬寫原則，魚尾上載「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雙行夾寫，書名在右，卷數居左，二者平行。遇到欽定或御選圖書，書名則抬寫二至三格。書名卷數之下，於橫線上方右側標注葉碼。

每冊書基本上都為完整的一卷至兩卷，在末葉最後一行抄寫「書名卷數」以示結束。同時，為便於稽核，各「騰錄姓名例注於書冊副頁」(註九)，日後作為考成依據，以論功過。後護葉下端自右向左依次抄寫總校官、校對官、騰錄監生、繪圖等人的官職及姓名，其中「臣」字縮為一半，表示對皇帝的謙卑。「騰錄監生×××」一行降一格抄寫。如果有皇子參與校

琰為皇太子，待第二年新正時舉行授受大典。乾隆成為清代唯一的太上皇帝，同年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寶」璽印。而文津閣《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十一月二十五日繕竣，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春文津閣本全書裝潢竣事後運往承德避暑山莊。可見，「文津閣寶」、「避暑山莊」與「太上皇帝之寶」幾方璽印並非同時鈐蓋，璽印的尺寸與色澤的差異也說明瞭這一點。

為便於保存，書冊經裝訂後，置於特製的木質函套中，既精緻美觀，又防蟲防潮。《四庫全書》編纂之初，乾隆皇帝效仿仿寧波範氏天一閣為《四庫全書》建造專門的皮藏之

對則寫在首位，字型大小大一倍。這些都體現出了嚴格的等級差別。

全書行格疏朗，字距相宜。朱墨燦然，清晰勻淨。採用館閣體抄寫，佈局規整均衡，通篇流暢清晰，可謂千手雷同。當然，騰錄者的喜好及獨特風格與氣質，在統一的字體中也會略有體現。天頭地腳繼承了中國古籍歷來天大於地的傳統，還綽有餘裕，視覺上更為開闊疏朗。因此，四庫全書採用抄寫而非刊刻的形式，除了可達到刪改違礙內容、省時節費的目的，同時也可彌補武英殿聚珍版邊幅頗小的弊端。以版面開闊疏朗來體現皇家修書的氣派與莊嚴。

四、藏書寶璽

清內府書籍中的帝王印璽每鈐於卷首卷末的正中，或御制序文之後、前後副葉以及折裝書籍的中折等處。《四庫全書》由於存放之處不同，全書繕成及入藏時間又有先後之別，加之乾隆對於南北閣書重視程度的不同，導致各閣全書上所蓋鈐印內容及位置都有所不同。

文津閣本於卷端葉鈐「文津閣

所，同時，也提出了製作擺放書函書冊的木架。書函置於其上，四面通風，防潮且便於取放。書函、書架歷經百年仍基本保持原狀，足見木料選用及製作工藝都較為精良。

結語

作為清代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四庫全書》的裝潢與裝幀既具有華貴典雅、規制嚴格的宮廷修書的共性，同時，那些與閱讀、保護等實用功能密切相關的獨特設計，也反映了當時的審美觀念與工藝水準。作為清代宮廷書籍的代表，在中國古籍裝幀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研究館員

- 註釋
1. 本文係二〇一二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善本裝幀、裝潢與裝具」科研課題成果之一。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多羅質郡王永瑤奏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
  3. 朱寶虹，《從裝潢看版本——以清代皇家書籍為典型》，《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總第八八期。
  4. 王重民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辦理四庫全書處奏

5. 摺，國立北平圖書館鉛印本，一九三四。
6. 同註四，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諭。
7.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複勘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檔》，一九三七。
8. 同註二，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永瑤奏摺。
9. 同註四，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大學士阿桂等奏摺。
10. 同註一，《纂修四庫全書檔案》。